



THE ORPHAN'S
TALE

PAM JENOFF

〔美〕

帕姆·杰诺芙 著

王秀莉 译

孤儿故事

THE ORPHAN'S
TALE

PAM JENOFF

孤儿故事

〔美〕

帕姆·杰诺芙 著

王秀莉 译

THE ORPHAN'S TALE By PAM JENOFF

Copyright: © 2017 BY PAM JENOFF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lequin Books S.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7-222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儿故事 / (美) 帕姆·杰诺芙著；王秀莉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9

ISBN 978-7-5339-5773-5

I. ①孤… II. ①帕…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5811 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李 灿

文字编辑：易肖奇

封面设计：裴峰南

责任印制：吴春娟

孤儿故事

[美] 帕姆·杰诺芙 著

王秀莉 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52 千字

印张：11.25

插页：2

版次：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5773-5

定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序 曲

孤儿故事 001

作者跋 349

我将《孤儿故事》形容为“伤了我的书” 351

——帕姆·杰诺芙访谈

致谢 355

序 曲

巴黎

现在，他们应该在四处寻找我。

我驻足在博物馆的花岗岩台阶上，靠着栏杆支撑着自己的身子。疼痛，前所未有的疼痛，在我的左侧臀部嘶叫，去年那里骨折后并没有完全康复。在温斯顿·丘吉尔大道对面，在大皇宫的玻璃穹顶后面，玫瑰色的暮霭笼罩着三月的天空。

我站在小皇宫入口拱门的边缘处张望。在巨大的石柱上，大约两层楼高的位置挂着一道红色的条幅，上书：Deux Cents ans de Magie du Cirque（两百年马戏团魔法艺术展）。条幅上面点缀着几只大象、一只老虎和一个小丑的图案，颜色鲜亮，然而我记忆中的那些颜色要更显绚烂。

我应该告诉某些人我这趟行程。不过，他们应该只会努力阻止我。我的出逃蓄谋已久，自从几个月前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展览预告，我就开始细心筹划。我贿赂了养老院的一个助理，请他帮我拍了需要寄给签证处的照片，用现金的方式买了飞机票。那天黄昏时分，暮色迷茫之时，我打电话叫来的出租车停在养老院

门前，司机狂按着喇叭，我应该是差一点就被抓住了，不过值班的警卫却没有从梦中醒来。

我又聚集起力量，接着爬台阶，忍着疼痛一步挨一步地向前。大厅当中，开幕派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盛装出席的男男女女聚在雕梁画栋的穹顶之下。法语对话在我周围滔滔不绝，于我来说，就如同一种久违的香氛，我不顾一切地吸着。熟悉的字词一点一滴渐渐回到我的脑海，起初是涓涓细流，然后如同滔滔江水，尽管我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听到过这种语言了。

我没有在接待台停下来签到，我本就不是他们期待的嘉宾。我避开了招待处的开胃菜和香槟，直接穿过铺着马赛克的地面，经过画满壁画的墙壁，前往马戏团展览的地方。展厅入口处的标志是一道小条幅，和外面那道的内容一样，只是小很多。展厅内四处都是照片，由精细得看不见的铁丝挂着，从屋顶垂下来，上面的影像是吞剑的人、跳舞的马，还有更多的小丑。每张照片下面都有说明，看到这些说明，那一个个名字就如同一首歌一样在我脑海中浮现：洛奇、杜昂尼、诺伊霍夫——那些因为战争和岁月而已经衰落的伟大的欧洲马戏家族。看到这些名字当中的最后一个，我的眼睛开始燃烧。

在这些照片后面，是一张高高的破旧的招贴画，上面画着一个胳膊上缠着丝绸悬在半空的女人。她的一条腿向后伸展，于空中做出了一个阿拉贝斯克^①的姿势。她的脸和身体都洋溢着青春，我几乎认不出她是谁来。在我的脑海中响起了一首旋转木马的伴奏乐，声音细碎隐约，就如同音乐盒发出的一般。我仿佛又感到

① 芭蕾舞中的基础姿势，单腿直立，另一腿往后抬起，一臂前伸，另一臂舒展扬起。——本书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了灯光的灼热，热度似乎能剥掉我的皮肤。展馆上空吊着一个高空秋千，它被固定在一个位置，像是飞到一半的样子。即便是现在，我那近九十岁的双腿依然在叫嚣着，渴望能爬上去。

但是，我没有时间来回忆。来这里所花费的时间比我起初想的要多，就如同这些日子的其他所有事情一样，因而现在已经没有一分钟的空闲了。我吞下郁结在喉咙处的块垒，继续向前，经过演出服和头饰区——全是失落文明的古董。最后，我到了火车车厢边。一些侧面的壁板被移除了，以展示出车内那拥挤而狭小的铺位。车厢狭窄的尺寸令我大吃一惊——还不如我在养老院与人共住的房间的一半大。在我的记忆中，这里要大很多的。我们真的在这里一住好几个月吗？我伸出手，触碰那腐朽的木头，尽管我在报纸上看到这车的那一刹那，就知道它就是同一列车，但我心底的某些地方依然不敢相信，直到现在。

身后的声音越来越大。我扭头看去。接待会已经结束，人们渐渐逼近展览区。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不然一切就都为时已晚。

我又回头看了看，然后弯腰从防护绳下钻了过去。藏好，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说，在我身体中埋藏已久的本能再度苏醒。我把手探入车厢的底部，那个小盒子就在那里，正如我的记忆中一样。盖子是被闷着的，如果，我就这样按下去……它吱嘎开了，我想象着一个年轻女孩在寻找秘密约会的潦草请柬时的兴奋冲动。

但当我把手探入，用手指探索着这个冰冷黑暗的空间时，里面空荡荡的。我曾梦想这里装着我想要的答案，如今那梦也如同清凉的迷雾一般消散。

诺 亚

德国，1944

那声音传来的时候很低沉，就如同那一次的蜂鸣一般——就是那一次，蜂群追着爸爸穿过整个农场，令他接下来一个星期身上都缠着绷带。

我放下擦地板的刷子，曾经优美的大理石经过军靴靴跟的践踏，如今已经开裂，并染上了一道道怎么也无法除掉的泥垢。我辨别了一下声音传来的方向，然后穿过车站。车站上挂着一个粗黑体字的标志牌：本斯海姆站。名字有些夸张了，这里不过就是一间候车室，外加两个厕所、一个售票窗口和一个香肠摊子而已。那摊位只在有肉供应并且天气不太糟时营业。我弯腰从一排长椅下面捡起一枚硬币，放入口袋中。人们忘了或是扔下的东西常令我吃惊。

走到门外，在二月夜晚清冷的空气中，我的呼吸化作一团团白烟。天空是象牙白混着铅灰色，预告还有大雪将至。这车站在

一个山谷低处，三面都是长满了松树的苍山，绿色的树梢从白雪覆盖的枝条中探出头来。空气中隐约有烧焦的味道。在战前，本斯海姆不过是一个大多数旅客经过时都不会留意的普通小站，但德国人将一切物尽其用，现在这里成了夜间火车停靠、更换机车的良好地点。

我在这儿待了差不多四个月了。秋天时，一切都还不错，我很高兴自己找到了一个栖身之所，当时我身上的钱只够买两天的食物，省省的话也许够三天。在我父母发现我怀孕将我赶出家门之后，我住到了一个孤女院中。那孤女院出于谨慎，坐落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孤女院的人本可以将我送到美因茨，或是至少送到最近的城镇上，但是他们就只是打开门，让我步行着离开。我走到火车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无处可去。在离家的这几个月当中，回家去乞求父母原谅的念头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思绪中。没有回去，并不是因为我太骄傲。如果回去真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宁愿跪地求饶。然而，我记得父亲赶我出家门那天眼中的狂怒；我知道他的心门也对我关上了。我没有办法承受两次拒绝。

巧的是，车站当时需要一个清洁工。我绕到车站后面，走向我睡觉的小隔间，我就睡在一个铺在地上的垫子上。我身上还穿着离开家时所穿的孕妇服，只是现在整个前襟都松松垮垮地垂着。日子当然不会这样下去。我会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一份提供的薪水不止买得起发霉不严重的面包的工作，我还会找到一个舒服的家。

我看着自己投射在车站窗户中的影子。我的容貌平平无奇，淡黄色的头发经过夏日的阳光酷晒后显得更白了一些，还有一双

淡蓝色的眼睛。我曾为自己长相平凡而苦恼，但现在这是一个优点。车站的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卖票的女孩和香肠摊的男人——每天晚上都回家，他们几乎从来都不跟我说话。旅客们匆匆经过站台，胳膊下夹着《先锋报》，将烟头丢在地板上蹶灭，他们从来都不在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尽管孤独，我却需要这种孤独。若有人问我过去的事情，我无法回答。

不，他们从来都没有注意过我。但是，我一直在看着他们：那些出征的士兵，那些每天都来月台查看一遍、满心盼着能找到儿子或丈夫，最后只能孤单离开的母亲妻子们。你总是能分辨出哪些人想当逃兵。他们努力表现得和平常人一样，仿佛只是来休假。然而他们的衣服全紧绷绷的，因为下面套了一层又一层；他们的背包装得满满的，仿佛随时要爆炸一样。他们从不与人目光交会，而是挂着一张苍白而紧张的脸，催促着孩子快走。

那嗡嗡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声音是来自我之前听到汽笛声的那列火车，它就停在远处的轨道上。我向那列车走去，经过了几乎全空的煤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部分储备都是给在遥远东方作战的步兵的。也许是有人忘记了关发动机或其他机器。我不想被骂，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尽管现在境况不好，但我知道还有更糟的局面——我很幸运能够在这里栖身。

“幸运”。这个词，最初我是在离开父母后前往海牙的公交车上，听一个将她的鲱鱼分给我吃的德国老妇人说的。“你是一个标准的雅利安人^①。”她泛着鱼腥味的嘴唇翻飞，跟我这么说。当时

^① 原为印度伊朗语系人民的自称，纳粹种族理论用此词描述日耳曼人。根据该理论，纯种的雅利安人具备“北欧人种”的生理特征，包括身材高大、金发浅瞳等，是“优等民族”。——编者注

我们的车正在蜿蜒曲折而又坑洼不平的路上颠簸。

我觉得她是在开玩笑。我有平淡无奇的金发，小小的鼻子。我体形健壮，很像是运动员，不过最近开始变软，长出了曲线。除了那天晚上，那个德国人在我耳边低语时，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平淡无奇。但是，此刻，我被告知我很好。我发现自己正在向那个老妇人吐露我怀孕的秘密以及被赶出家门的事情。她告诉我去威斯巴登，然后潦草地写了一个字条，写着我孕育的是帝国的孩子。我收下字条便出发了。我并没有想过去德国是不是有什么危险，也没有想过是否应该拒绝前往。有人想要像我孩子这样的孩子。我的父母宁可立刻死去，也不愿意接受来自德国人的帮助，但那个老妇人说他们会庇护我，这样的人会坏到哪里去呢？反正我也无处可去。

我很幸运，当我到达那个孤女院时，他们也这么说。尽管身为荷兰人，但我被认为是雅利安人后裔，我的孩子也可以被纳入“生命之泉计划”，被一个良好的德国家庭接纳抚养，否则他就会是个耻辱，做一个非婚生的私生子^①。我在那里待了将近六个月，读书，帮助孤女院做杂务，直到我肚子越来越大干不了活为止。那里专门接生的设备即便算不上豪华，也可以说是非常现代化，非常干净，有助于为帝国产下健康的孩子。我认识了一个叫伊娃的女孩，她身体健壮，比我大几个月。有一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血泊之中，他们将她送去了医院，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在那之后，我就一直独来独往。我们这些人都不在那里停留多久。

① 原文为德语。

一个寒冷的十月清晨，我分娩的时候来了。从孤女院的早餐桌边起身时，我的羊水破了。接下来的十八个小时，我迷迷糊糊的，能记起的是难以忍受的疼痛和不断强调的命令。我没有听到任何鼓励的话语，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安慰的触碰。最后，孩子哭叫着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整个身体空了，泛起一阵阵战栗。有一台机器停止了工作。护士的脸上浮现出怪异的神色。

“怎么了？”我问。他们不允许我看那个孩子，但是我忍着痛，挣扎着坐直了身子。“出了什么问题？”

“一切顺利，”医生确定地说，“孩子很健康。”但是他的声音令人不安，消毒口罩上方厚眼镜片后的脸闪烁着暴风骤雨。我向前探身，目光和一双夺目的黑色眼睛相逢。

那双眼睛不是雅利安人的。

我明白医生的不安了。这孩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完美的种族。有些隐藏的基因，可能来自我的家族，也可能是那个德国人的，令这个孩子有了黑色的眼睛和橄榄色的皮肤。他不会被纳入“生命之泉计划”中。

我的宝宝哭了起来，声音尖锐犀利，就仿佛他听到自己的命运被否决了一般。我忍着疼痛，伸手去够他。“我想抱抱他。”

医生和护士正在一些表格上记录着关于孩子的琐碎细节，他们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眼神：“我们不允许，‘生命之泉计划’不允许。”

我挣扎着坐起来。“那我就带他离开。”这是虚张声势而已，我没有任何地方可去。我来这里时，已经签了文件，愿意放弃抚养权以换取我在这里的食宿，而且医院是有警卫的……我几乎还没有办法下地行走。“请让我抱他一小会儿。”

“不行^①。”护士同情地摇了摇头，在我继续恳求时，她就溜出了房间。

她走开后，我声音中的某些东西让医生产生了怜悯之心。“就一会儿。”他不情愿地将孩子递给我。我盯着那红彤彤的小脸，吸着他头部散发出来的甜美气息。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努力才生出来，他的头有点尖。我的目光落在他的眼睛上。多漂亮的眼睛啊，这么完美，怎么可能不符合他们的标准？

不过，他是我的。一股爱意泛滥，席卷我的全身。我曾经不想要这个孩子，但在那一刻，所有的悔恨都退潮，被渴望替代。恐慌和欣慰在我身体内激荡。现在他们不想要他了，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必须带他回家。我会把他留在我身边，我会找到办法的……

然后，护士回来，将他从我怀中夺走了。

“不要，等一下。”我抗议道。我挣扎着起身，去抢我的宝宝，这时，一个尖锐的东西刺入了我的胳膊。我的头开始晕眩。有一双手将我按回到床上。我的视线渐渐模糊，但依然能看见那双黑色的眼睛。

我醒来时孤身一人，还在那间冷冰冰的无菌生产室，身边没有我的宝宝，也没有丈夫或母亲相伴，甚至连个护士也没有。我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容器，再没有人想要。后来，他们说，他去了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们说的是不是真话，我无从得知。

我吞了一口唾沫，想缓解喉咙的干涩，强迫记忆退场。然后，我走出车站，走到寒冷刺骨的户外，很庆幸负责车站巡逻的

① 原文为德语。

邪恶的帝国保安警察没出现在视线中。很有可能，他们正在卡车里，抱着酒瓶抵御严寒。我打量着火车，想要确定嗡嗡声的来源。声音来自最后一节车厢，紧邻守车的那节——并不是来自引擎。不，声音是来自火车内的某个东西，某个活的东西。

我停住脚步。我一直严格地让自己不去靠近火车，在火车经过时看向别处——因为这些车是运送犹太人的。

第一次见到男人、女人和孩子被可怜兮兮地赶拢在一起时，我还住在村子里的家中，就是在集市广场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我一路哭着跑回家找父亲。他是一个爱国者，捍卫一切——为什么没捍卫这些人呢？“很惨。”他那被胡须掩盖的嘴巴吐露出这样的字眼，他的胡子已经开始变灰，因为抽烟斗而染上了一些黄色。他抹净我满是泪花的脸颊，含含糊糊地跟我解释说会有处理这些事情的办**法**。但那些办法没有使我的同班同学施特菲·克莱因和她的父母、弟弟免于被押送到火车站，当时她身上穿的裙子就是一个月前我过生日时她穿过的那件。

那声音在不断变大，现在几乎成了一种哀号，像是一只灌木丛中受伤的动物。我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站台，望向车站的尽头。警察也会听到这个声音吗？我不确定地站在站台边缘，俯视着将我和那节车厢分隔开的空荡荡的铁轨。我应该直接走开。闭上你的眼睛，这是战争岁月教会我的。去理会别人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如果我被抓到插手了车站内不归我管的地方，我就会失去工作，不得不离开这里，再没有地方住，甚至可能被捕。但我从来都不擅长不去看。太好奇了，小时候妈妈就这么说过我。我一直都想要知道。我没有办法忽略掉那个声音，向前一步，走得近了一些，那声音听起来像是哭声。

我也没有办法忽略掉透过开着的火车门能看到的那只小小的脚丫。

我将门拉开。“啊！”我的声音在黑暗中危险地回荡着，可能会引来人检查。车厢内有很多婴儿，小小的身体多得数不清，躺在火车内铺着干草的地板上，一个紧挨着一个，一个紧压着一个。他们大多数都一动不动，我看不出来他们是死了还是睡着了。而就在一片寂静之中，那惹人怜悯的哭声混杂着喘息声和呻吟声，仿佛羊羔在咩咩叫着。

我撑在车厢的侧壁上，在如同一堵墙般袭向我的浓重的屎尿和呕吐物的味道中费力地呼吸。自从来到车站，我就让自己对看到的画面迟钝一些，将它们当作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一场噩梦、一场电影。不过，眼前的情景不一样。有那么多的婴儿，孤零零的，被从妈妈的怀抱中夺来。我感觉下腹部一阵阵灼烧般的疼痛。

我无助地站在车厢前，震惊得呆在了原地。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肯定刚刚到达，因为他们肯定没有办法在如此寒冷的温度中撑多久。

好几个月来，我看着火车向东开，看着人们待在存牲口和粮食的地方。尽管运输条件非常糟糕，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他们要去一个集中营，或是一个村子，只是去被关在一个地方而已。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徘徊着，我想象着某个地方有小屋或是帐篷，有如同在荷兰我们村子南边的滨海野营地那样给那些没有钱去享受一次真正的假期或喜欢朴素原始的人住的地方，能将他们重新安置。不过，身处这些死亡的和濒死的婴儿当中，我看到了谎言的另一面。

我回头望。运人的火车总是有警戒，但是这里没有——因为婴儿没有办法逃跑。

离我最近的地方躺着一个婴儿，他的皮肤发灰，嘴唇发青。我试图拂去他睫毛上覆盖的那一层薄霜，但这个孩子身体已经僵硬，他已经死了。我猛抽回手，看向其他孩子。大多数的婴儿要么赤裸着，要么只裹了一条毯子或一块布，没有任何能保护他们、抵御严寒的东西。在车厢的中心位置，两个完好的浅粉色的婴儿袜僵直地戳在空中，被穿在一个其他部位都赤裸着的孩子的脚上。曾有人细心地织了那双袜子，一针一针地。一声呜咽从我唇间流出。

有一只脑袋从一堆脑袋中向外望。心形的脸上沾着稻草和粪便。孩子的脸上没有痛苦和凄惨，而有一种困惑的表情，就仿佛是说：“我在这做什么呢？”那孩子脸上有种熟悉的东西，一双煤黑色的眼睛，它刺穿了我的心，就像是我分娩那天那双煤黑色的眼睛一样。我心潮澎湃。

孩子的脸突然皱了起来，然后开始号啕大哭。我立刻探出手去，伸长身子和胳膊，越过其他的孩子，探向他，以防有其他任何人听到他的哭声。我伸出的手不够长，够不到那个婴儿，但他的哭声更大了。我想要爬上车，但孩子们被堆得太紧密了，因为害怕踩到他们身上，我上不去车。我不顾一切地又伸长了胳膊，刚刚好够到。我捡起那个哭泣的孩子，想让他安静下来。我把他从车厢里面拔出来，他的皮肤冷冰冰的，身上除了一块肮脏的尿布外一丝不挂。

孩子到了我怀里，我抱住他的那一瞬间，他似乎就在我臂弯里安静了下来。这可能是我的孩子吗，因为命运和巧合被送回到

我身边？孩子的眼睛闭着，头向前探着。他是睡着了，还是要死了？我看不出来。紧紧抱着这个孩子，我准备离开火车。但我又转身回来了：如果那些孩子中还有其他活着的，那我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我应该带上更多孩子。

但我抱着的孩子又哭了起来，尖锐的声音割破了沉寂。我掩住他的嘴，跑回车站。

我走向我睡觉的小隔间。站在门口，我绝望地环顾着屋内。我什么都没有。我走入女厕所，在去过那个车厢后，厕所内惯常的阴湿气息几乎不值得在意了。我在水槽边用平时做清洁用的一块抹布擦去了婴儿脸上的污秽。孩子的体温变暖了一些，但他有两个脚趾是青色的，我怀疑可能会保不住了。这孩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打开污秽的尿布。这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是个男孩。此刻凑近了看，我看得出来，他的小鸡鸡和那个德国人的不一样，和我七岁时一个学校里的男生给我看的也不一样。“割礼”，施特菲跟我提过这个词，解释她弟弟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孩子是犹太人，不是我的。

我退后一步，再度意识到我一直都非常清楚的现实：就靠我自己，根本没办法养育一个犹太男孩，甚至一个普通男孩。我一天有十二个钟头要负责打扫车站。我到底在想什么呢？

那个孩子开始在我放下他的水槽边缘摇摆。我向前一步，在他摔向坚硬的瓷砖地面前抓住了他。我对婴儿很不熟悉，此刻伸长了胳膊抓着他，仿佛是抓着一只危险的动物。但他向我靠近，偎向我的脖子。我又拿了一块抹布，笨手笨脚地给他当尿布包上，然后就抱着他离开厕所，走向车站，走向那列火车。我必须把他